

追記漢口一段情

胡耐安

一年多，也許有兩年了；在健廬招飲席間，和我鄰座的是毛一波先生；我酣飲、他清談，談到漢口那一段情：那時，彼此都是毛頭小夥子；回想當年，撫摩着兩鬢白髮；天寶舊事，倒還未嘗全盡忘懷的，而仍可以數說一二。民十五的九月十月後、十六的上半年，說漢口、道漢口，有人說是朝氣蓬勃，也有人說是殺氣騰騰；我們是「魚在水、而不知其為水」？「胡朝暮暮，暮暮朝朝」的胡帝胡天的吃喝玩樂。而今，追記起來；似乎也祇是不大够格的一些零星小事，尙希「中外」雜誌讀者諸君原諒指正。

民國十五年的冬間，聽說中央黨部遷移武漢；那時，在下我正僕僕於湖南、廣東的火車、江輪、海輪往返奔波，漢口是必經過的（那時粵漢路未完成，由長沙去廣州，須經漢口而上海趁船，因為大罷工，又不便經香港，必須在上海趁招商局船。）同時，我既不在中央黨部任事；在漢口，也祇是不越宿的過客；對於遷移詳情，記憶無從。恰好，案頭有譚伯羽、季甫昆仲見惠的「譚組安先生年譜」；六十六頁後面載有：

蔣公既統率大軍出發，義師所指，民衆箠食以迎。八月十二日，克長沙；九月十八日，克武勝關；至是，武漢光復（按：武昌進城，爲双十節；守城北軍將領劉玉春及已被吳佩孚統轄的湖北省「督軍」陳嘉謨全被俘。聽說是守××門的團長賀對廷獻城，賀後被任爲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一師師長。劉、陳在「禮遇」一個時期後被釋，劉旋出家爲僧）。十二月七日，入南昌；旋東路亦已收復閩省。十一月八日蔣公電公：主張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，應速遷武漢。於是，第一批人員於十二月五日北上；其餘均列第二批，於十二月十一日隨公自廣州進發；三十一日抵南昌。

昌。

譚氏在南昌就擱了兩個多月，其間還上過一趟廬山；在民國十六年三月初才來到漢口。這時，汪精衛尚未回國；汪到漢口，似爲四月八日或九日。較譚略後一個月。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主席爲張靜江（張氏似代蔣公或胡漢民？任代主席），並未來漢口；汪回國後，似乎便擁有此一主

席名位。譚則任國民政府主席。原由譚擔任之中央政務委員會主席，好像也是爲汪所取代。那時，我們對於「汪主席」，是中央那一個會的主席，並沒有注意。

在廣州時，我曾到過中央黨部，是在距有名的菜館「南園」不甚遠，距天字碼頭也不太遠；好像那是「惠州會館」或什麼會館，房子並不大。廖仲愷先生的被刺地點，就是在這個會館的門口，似乎要登上幾個階級才得進入屋內，屋內並不顯得大，一個部一個部緊貼着；不過，印象不深，也許所記的有些「麻胡」。

我在十六年四月底，才正式進入中央黨部工作；所在地是華商總會，四層或者是三層洋樓的房子（據一波說是三層）。恍惚是：

吳玉章是秘書長，其下又有書記長于若愚（

作者簡介：胡耐安先生安徽涇縣人，筆名遜園，又名遜史，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邊政系主任。

哲士)。

組織部部長汪精衛兼，秘書陳春圃(似是代楊勉安?)。

宣傳部部長顧孟餘，秘書賴特才。

農民部部長鄧演達，秘書陳克文。

工人部部長陳公博，秘書薛修。

商人部部長王法勤，此一部也，不大受人注意；部長似乎也是更動不一，秘書阿誰？記不起來了。

婦女部部長何香凝，秘書黎沛華。

青年部部長孫科，秘書在下我。

海外部部長彭澤民(似乎中間又換過人)，

秘書許曉魂(好像也是不一其人)。

農民部和宣傳部，都不在華商總會之內；宣傳部在漢口另一處地方，農民部在武昌。青年部在最上層樓，同層的是組織部、婦女部；每一部佔有兩個或三個房間。青年部分設三組，最近在大陸被共匪整肅的周谷城，是關於擬訂宣傳文件類那一組的總幹事；周的前任，是現在在臺灣的吳愷玄(那時的名字是凱旋)。另一位關於擔當指導類工作的總幹事李錫元，後來也曾見過一面，聽說他是在搞報。管總務的總幹事，是一位廣東朋友黃君，每組各有幹事、助理幹事，大約還有書記，總之不過四五個人。我之出任青年部秘書，是在我由上海回漢口的後兩三天：麥仲衡(朝樞)伴陪黎曜生(照襄)到中央日報來看我；謂孫哲生先生願借重我為助。仲衡為我在廣州時舊識，曾任第四軍政治部主任，乃一好好先生，舊文學有根基，詩更可誦。此公似在「閩變」中

露過一次面。對日抗戰期間，我在曲江見過他；似乎不久就聽說他已作古了，哀哉！曜生則從未謀面，曜生後曾出任交通大學校長，是一位恂恂然的君子人也；據其自稱乃代表孫部長來勸駕云。我在廣州，雖曾聽說孫先生對「廣州市政」(孫任廣州市長)有甚多的貢獻，當然是「心儀其人久矣」；不過，總覺得和一個素昧平生的人相與共事；何況，部長之於秘書，是不是該屬於相知而相信；為何來找我這樣從未謀面的人？當下，不免猶豫而遲疑的未予答話；加上我在中央日報似乎又不是吃閒飯，或且還算得上受人重視的正角兒呢。仲衡見我不答話，便將我拉在另一邊，耳語着「孫先生見到我所寫的好多篇文章，青年部實在需要我這樣的人才；便中談起我，他就說和我相識，特地派黎先生隨他來，表示邀我的虔誠和敬意」云云。我轉身向黎曜生答了話：「謝謝黎先生代陳孫部長，容我考慮一下，過一天我會和仲衡兄通電話。」剛送走了客，顧先生來電話要我去一趟；談了一陣，我當即便將孫先生邀我去青年部的話說出，顧連聲道「好」外，還說出幾句鼓勵我的話；好像是「青年人應該多做點事」什麼的。這樣，就決定了我參加中央黨部的工作；和麥仲衡通過了電話，黎曜生又來看過我一次。經過中央常會的「通過」？大約不出兩三天，我便正式去中央黨部「上班」。

孫先生那時又是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長；偶爾，為着要公面陳，也去交通部走走；孫先生似乎很少來過青年部。締交近四十年的好友梁均默(寒操)先生，時任交通部秘書；這便是我和他的

相識因緣。我雖說在廣州駐過三四年，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；「蜜耶」(什麼)、「餅度」(那里)之外，什麼都聽不懂。有一次，黎曜生拿着孫先生批的公事交給我，上面用鋼筆簽着 Sun Foo(記不清了也許是 Sun Fo)，經過黎的解釋，我才知道廣東人讀音有些「特別」；科字是讀「福」字音，對不？孫先生那時，好像慣用鋼筆寫字？以我所體驗：孫先生着實是一位福慧雙修的人，某一次青年大會上；孫先生原來是叫我代為主席；臨時，孫先生忽地來了，我事先並沒有預備演講稿，我現在仍然有這個慣而不好的「毛病」。當下，我緊挨着孫先生主席旁座；記得孫先生問我：「該講些什麼？」我便將那時流行的三句口號寫在便條上「到軍中去，到工廠去，到農村去」；孫先生隨即發表一篇「語語的當」的好演說。後來，這篇演詞收在「孫哲生先生言論集」(中央青年部印行的)，仍然算得是一篇上好的文章，說老實話，我這個秘書在事先並未提綱要，講後付印也沒有從事校訂或補正。

青年部在那時的中央黨部各部裡，確實是被認為重而且要的繁劇之部。主要工作：「學生運動」實其主掌；但青年工人及學生中之女學生，又有工人部、婦女部在；各有歸屬，可又各有拘牽；從而，這千青年朋友(少男、少女)都愛來青年部走動。其實，那時最忙累的，是開會、演講、寫文章，還有赴宴與請客；一個泛太平洋青年會，苦忙得有一天過了五次江——四次武昌，一次漢陽。鄧初民是湖北省黨部青年部長，耿仲丹是漢口市黨部青年部長；鄧是每周必一面

；耿似在告病假，由其秘書代，也是每週必過中央黨部會談；還有許許多多的學生代表，真個門庭若市而戶限爲穿。湖南省黨部的青年部長，好像是夏曦（曼伯）？他也曾來過漢口和中央泛談什麼的？同時，我夜間還得坐中央日報編輯室編新聞稿，尤其是每逢星期日，分配我有一段「我們和世界」的「特寫」文章。好在那時的我，祇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少壯派小夥子，精力充沛，不但應付「正務」綽綽有餘；而且還留得餘力去從事「外務」；「外」乎者至結婚後說來，當然是不便爲「內人」道也；其實祇是一般少年人的「通病」，值不得細說從頭。

好像：每一周或兩周，有一個秘書聯席會議，大概是由吳玉章主席；大家七嘴八舌的各就所部的「丑表」一番；亂糟糟的說說笑笑了事。婦女部秘書黎潔華，時向小姑居處，大家亂說亂笑時，她裝做不聞；當然有些話既不便聞、也不便問；祇是手不停揮的在便條上寫蘇東坡的那首「念奴嬌」，周周如是，不少更易；從而我們送她一個「大江東去」的外號。她後來嫁給黃祖培（植之）；對日抗戰期間，我路過浙江省政府所在地的「方岩」（永康縣？），植之時任浙江財政廳長，還叨擾了黃黎伉儷一頓；席間談及在漢口時的趣事，沛華還說她寫「大江東去」，一定是我「偷看」的；因爲婦女、青年兩個部的席次，是被排成「貼鄰」，我坐在她左手的上座。植之原亦舊相識；所以，我也曾故意裝酒瘋（醉）的戲言：奴嬌用不着自念了吧。說來，又已事近三十年；似乎聽說植之已作古人？沛華「老年」嬌

居，祝福她晚境安泰。

在秘書輩中：陳春圃和賴特才年事較長；同時，也便顯露着那付循規蹈矩的正人君子模樣。例如：春圃他那部裡的一朵花，從未見她和陳秘書說說笑笑過；有說春圃是汪主席的舅老爺，有說他是汪夫人的姪子？後來，汪家班僑組織開府南京時，春圃做過廣東省省長；結果，當然是不會有什麼好收場的。特才在宣傳部，着實是經歷了許多興廢盛衰；來臺灣後，聽說他也在臺灣，苦于未曾探聽得他的寓所，耿耿在念，渴欲一晤；祝福問好。克文這位八桂才子，抗戰前在南京，曾和他一個喜慶宴會裡同過席；他那時是行政院（院長汪精衛）的主計長；在寒喧裡，他似乎不大願意提起在華商總會那一段往事。薛修、恕我忘却他的別號；模樣兒長得很「帥」，一團和氣的滿面春風。他那部裡也許是別部裡的一些粵籍女同志對薛秘書，顯得分外親切；常見他們竊竊私語的用廣東話「鄉談」。工人在樓下，我每次上樓時，薛兄總是向我招招手，我因爲聽不懂廣東話，偶爾站在他的部門口，咪咪咪地像貓兒叫聲似的和那些女同志們打打招呼，累得那些小姐們揉着胸彎着腰狂笑起來。薛兄後來聽說因煤氣中毒死去，論年似乎沒有過四十歲？真是太可惜的一表人才。（聽毛一波先生提起：他便是工人在部的一員，和他對座的是張鐵君，鐵君後來也會和我在一起混過。可是，在漢口時，我與毛、張兩位並不相識。）于哲士、林祖涵（伯渠）的鄉親；他緊挨着秘書長坐，歪着他那倆斜的頸子，不大則聲，有時翻弄卷宗，遞遞條子

。吳玉章，他不大像許多四川朋友那樣滔滔不絕的愛擺「龍門陣」，要言不繁的在當主席；有時也來點不能「太「革」的餘興，給大家鬆鬆勁。微律黎秘書沒來，吳玉老（我們那時這樣的稱呼他）就會老不正經的說一點「本人巴黎當年什麼的」；不湊巧，說到一半未了，黎女士駕臨，那就只好「半途而廢」。婦女部似乎是清一色的女同志？別的部位固然也有女同志，可總不能和婦女部相比擬；好像鄧穎超，那個後腦上梳個巴巴髻，打扮得像鄉下人裝束的北方女人，也常在婦女部穿來穿去；她是否也在當總幹事？劉衡靜似乎當總幹事？（不知在臺灣否？好像她是我們最高級的民意代表？果爾，祝賀祝賀）；陸晶清、劉清揚、恍惚也是在婦女部工作？不過，頂靚的「中央之花」，却得推組織部僅有一女的江西小姐曾同志。

農民部遠在武昌，是各部中的最大的一個部；設有兩個秘書，陳克文是分發在中央黨部擔當「勾通」使者的；另一個記不起了。鄧部長那時還兼領着「總政治部主任」，或者說那是他的本有官職；全付戎裝，煞是神氣。好像毛澤東，這個罪惡滔天的匪首；是在武昌搞農民什麼所？那個所是否隸屬於農民部或農民部不相干連？不敢臆斷。似乎又有些關係？記得湖南農民暴動遭受許克祥鎮壓（馬日事變）後，那些農民什麼所曾派代表（其中有一個柳直荀，聽說殺葉德輝就是他策動的？）到中央黨部來請願。隨即：何鍵駐在漢口的部隊，也對那時「勢不可當」的工人糾察隊；動手繳了他們的械。這批湖南來的請願

團，也便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銷聲匿跡的不見下文；似乎他們到華商總會請願的那條新聞，中央日報也並沒有大事渲染什麼的；也許，這是投鼠忌器？深恐惹起擔當武漢三鎮衛戍部隊，其實該說是湖南老鄉們的來找麻煩；武漢衛戍司令，好像是唐生智部下「客籍」（廣西）大將李品仙？那時，李似乎已是一個軍長。

總之，那時我們誰也搞不清誰的背景所屬的什麼份子：紅的？粉紅的？白的？紅是共產黨跨黨份子；粉紅是親共而又不是共產黨的份子；白是真正的單純的國民黨份子；大家在一塊兒胡天胡地的趁熱鬧。直待有一天，我們每人辦公桌上有了鉛字印的一封信，內容大意：是（一）寫一自白書，聲明脫離共產黨；（二）寫一篇罵共產主義的文章；（三）自動解職離開武漢；之後，我們在什麼人走了什麼人登報了後才知道大家的身份色彩。不過，「清黨」的醞釀，早幾天已「山雨欲來」，不過沒有公開而已。我在中央日報，近水樓臺，大約在兩三天前，顧先生召集我們幾個「要員」談過一次話；似在同一天，我們這幾個被顧邀去談話的人，又聽了汪先生一次談話；聽汪談話的人，可比聽顧談話的人要多一些；當然，是有些「別部份」的要員。原來共產黨徒藉「容共」而欲吃掉我們，這是第三國際在武漢的代表路易（印度籍）向我們「出首」？這是顧、汪對我們談話的大概。結果，我們「容忍」不下；鮑羅廷，這位「太上」顧問走了；當然，共產黨徒也各「心裡有數」：自白？不白？也不得不各自交代。

首先在報上發表自白書的，好像是施存統的

「悲痛的自白」？施存統在什麼部門工作，記不清了；但他並不是在中央黨部。在下我呢，也在中央日報刊出一則啟事：「本人除加入中國國民黨外，絕未加入其他任何黨團。」但是，我不願再在中央黨部青年部就下去，接替我的孫部長令親陳君樸先生；我祇「專任」的擔任中央日報編輯；直至中央日報「告別讀者」社論的停刊聲明見報的那一天，我才和同人話別遠走他方。

那時，部長們來部「點卯」的，祇有陳公博幾乎每天都可以在工人部見到他；何香凝是隔一兩天要來婦女部坐一會；汪部長、鄧部長、顧部長、孫部長是難得一來；王部長、彭部長，見面的次數也不多；尤其王部長，我祇見過他一次，一付北方老鄉模樣；可却表現着極謹慎朴實之學者的風度。這些部長們在中央黨部「東移」後：顧先生是我見得最多的一位；陳公博，搞「擴大會議」時（我並未附驥，祇是在作客），在一起談笑荒唐過不少次；孫先生在七、七前，也就是在「一、二八」稍後；我曾應邀去過他那美輪美奐的哥倫比亞路（似乎後改番馬路）新修起的公館，由於客多，祇是握手而未交談；那間公館比起總理的莫利愛路寓所要「氣魄」的多。直到對日抗戰期間，在重慶我又隨着梁均默去過他的「員廬」一次；這次頗承親切的接待了好一回；他那時是立法院院長。再在漢口便聽說鄧演達去了莫斯科，此公真「其愚不可及也」，哀哉。

至此，該附帶來談一談「華商總會」以後的一件事：李宗仁在兩湖當權（似乎是武漢政治分會主席？）的時代，曾經把湖南省主席程潛「軟禁」在華商總會三樓好幾個月，其時譚延闓還未

死，虧得譚氏不計舊怨，才將程潛保釋出來；也許，還有些政治內幕什麼的？所聞僅此，所記也祇能僅此而止。最近拜讀毛一波先生郵寄詩來，題為「健廬招飲賦贈遜園」，詩錄如下：

回首漢皋四十秋。少年書劍擅風流。老兵不死能完髮。異地重逢值共舟。笑罵文章仍本色。河山涕淚自先憂。酒酣處處存知己。最憶同官上下樓。（民國十六年四月後，遷更任青年部秘書，余任工人部幹事，初不知同在一字樓上下辦公也。）

慚愧我拙于韻律，不敢言詩；可是，四十年前一段香火情；又不能不步韻奉答。勉強搜索枯腸，湊成「奉酬一波兼示健廬」的八句：

四十年來春復秋。紅羊劫亂盡潮流。驚心牧豎關通衢。學目河山傷破舟。四野鴻哀歸未得。一身燕寄醉無憂。人生只合隨緣住。漫步街頭訪酒樓。

一波究心于方志學與史學，其所撰著的「方志學與史學」；已刊行問世，淵博、周瞻，兼而有之；深為老友慶幸。

張鐵君仁兄，在對日抗戰前，他和我曾經又再同事過；來臺後，幸復快晤。我于其學業之有成、之猛進，最仰不勝。前時，欣逢其七十華誕，胡謔油調八句，是：

笑語當年舊夢新。夢迴了了有前因（鐵君有夢迴集記其自幼年以迄今茲的概況）；可堪艸莽龍蛇起，怎禁干戈飄泊頻；學目河山痛異色，驚心權倖半降臣；鐵君真個鐵腸漢，熬得金剛不壞身。

當然，數武漢當年的舊相識，放眼以仰觀廟堂之上，俯首以默念艸莽之間；自必數不勝數！舉宅、張者，離不了拋不下黨的一段情而已。